



巴特勒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张歌*

摘要 巴特勒是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从事图书馆学教育 20 余年。文章基于巴特勒的文章和教学实践,总结了她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即以“研究”为教育核心,重视通识教育和全面教育,强调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职业的关联性,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关键词 巴特勒 图书馆学教育 图书馆学史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1.03.023

1928 年,在卡内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和芝加哥大学的三方合力下,美国第一所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图书馆学专业学院——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Graduate Library School, GLS)第一批学生入学,正式走上历史舞台^[1]。尽管在此之前,杜威(Melvil Dewey, 1851—1931 年)已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图书馆管理学院(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但是直到 GLS 的出现才真正一改美国图书馆学重实用轻学术的传统,确立起了“作为一门学科的图书馆学”的地位。而巴特勒作为 GLS 的早期教授之一,同时也是学院里主张“科学的图书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凭借其《图书馆学导论》成为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

近年来伴随着巴特勒《图书馆学导论》中译本的出版,对于巴特勒的研究也得到了学者们的一定重视。王子舟、赵晶、徐晓冬、王雨、李红、张歌等皆以《图书馆学导论》为研究文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巴特勒对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认知^[2-7]。而关于巴特勒从事了 21 年的图书馆学教育工作,学者们的研究却较少提及。周亚在阐释 GLS 图书馆学教育思想时,着重论述了沃克斯、威尔逊、谢拉等图书馆学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与实践^[8-10],但同样缺乏对于巴特勒的关注。曾任 GLS 院长的里昂·卡诺夫斯基(Leon Carnovsky, 1903—1975 年)评价巴特勒“他最大的贡献就隐含在其教育之

中”^[11],因而对于巴特勒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研究,既是对巴特勒图书馆学研究的补充,也是对 GLS 教育史研究的补充。本文将结合巴特勒的图书馆学著述及教学课程等资料,对于他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和实践进行简述和总结。

1 巴特勒的前 GLS 时代与教育思想萌芽

1912 年,巴特勒获得了哈特福特神学院(Hartford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神学博士学位,求职时他将教师视为第一选择,曾说道:“我唯一的追求就是成为一名教师,这让我感到自己拥有一份真正的职业^{[12](27)}。”然而,当时的神学院都更倾向于寻找具有欧洲神学学历的人,巴特勒没能找到一份教职。在短暂地担任教会助理祭司、铁路货仓办公室职员后,1916 年在纽伯里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的馆长卡尔顿(W. N. C. Carlton)的引介下,他加入了纽伯里图书馆,并管理约翰·M·温基金会(John M. Wing Foundation)的馆藏和进行印刷史研究。在此期间,巴特勒还曾于 1917 年撰写了一篇《神学生对神学院课程的看法》(A Theological Student's Opinion of the Seminary Curriculum)的文章,对神学院的课程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几点建议:(1)对学习课程和极为简单的项目进行重新分类;(2)对教学和科研的平衡进行重新调整;(3)在选拔教师上,更注重教学能力;(4)加强教师和学生的合作,使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学院,不仅教育知识,而

* 张歌, ORCID: 0000-0002-7258-0193, 邮箱: zhangge03@pku.edu.cn.



且指导实践^{[12](28)}。这篇文章虽然并非针对图书馆学教育,但也体现了巴特勒对于课程体系分类、教学科研平衡、师生合作与实践教学等教育思想的认识。

在纽伯里图书馆工作时期,巴特勒的教师理想也并未熄灭。1926年11月29日他写信给哈特福德神学院的校长麦肯齐(W. D. MacKenzie),信中说:“8月21日我在这里(纽伯里图书馆)工作了10年,我似乎要在这里永远地待下去了。但是我还保有一天能在神学院当图书馆员,偶尔有机会去教学的希望^{[12](79)}。”后来,随着巴特勒与纽伯里图书馆馆长乔治·厄特利(George B. Utley)的关系每况愈下,他又开始寻觅新的岗位。1926年,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正式成立。1927年GLS任命了院长乔治·沃克斯(George A. Works, 1877—1957年),同年6月15日巴特勒在纽伯里图书馆时期认识的朋友、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詹姆斯·汤普森(James W. Thompson)写信给沃克斯,推荐他任命巴特勒为GLS的教员。沃克斯欣然接纳,并要求巴特勒1928年就上来上课。1928年秋,GLS正式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巴特勒在此作为兼职教师提供定期的课程讲授——“印刷书的起源和发展”(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inted Book)。1930年9月30日,巴特勒正式从纽伯里图书馆辞职。同年12月12日,在GLS的院系会议上,代理院长道格拉斯·韦普尔斯(Douglas Waples)宣布巴特勒成为GLS的全职教员^{[12](80—81)}。

此后的21年中,巴特勒在GLS兢兢业业,开设了23门课程,并指导了35位学生,为GLS的教育发展和学生培养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2 图书馆学教育的核心——研究

巴特勒提出图书馆学教育的本质应该是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而非职业培训(Vocational Training)^[15]。这种对图书馆学教育的本质认识一方面源于GLS本身“高水平的研究生院”的定位,另一方面也承袭了沃克斯的思想。沃克斯将GLS的研究生教育核心定位于“研究”,即“扩大与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相关的知识边界”,创造新的知识^[8]。但这种纯粹研究型的学院定位并未获得GLS所有教员的认可,更是招致了ALA等实践领域的抨击,沃克斯也因此卸任^[8]。此后,GLS的院长之位一直悬而未决,汉森、韦普尔斯、兰德尔、巴特勒四

人先后八次担任GLS的执行院长^{[12](157)}。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GLS的图书馆学教育的核心定位难以达成共识。巴特勒的立场相当鲜明,他曾指出詹姆斯·威尔(一位院长候选人)的设想是把GLS建成一个传授操作技术的学院。如果要由威尔来担任院长,那么“学院将会完全朝着培养高级实践人才而不是促进研究的方向发展。这样的方针有利于学生个体。然而它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并没有重大的贡献”^{[16](236—237)}。巴特勒还曾严厉地批判杜威所代表的实用主义的学徒教育,认为“在图书馆教育方面,尽管我们从杜威那里获益不少,但也付出不少代价”^[15]。在他看来,图书馆学教育不应仅仅培养从事图书馆实务的普通工作人员,而更应该置于整个图书馆事业的视角,为了推动图书馆学科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开展教育。具体而言,他认为图书馆学的教学和研究内容应从杜威时代有一个转向,即“从对图书馆的业务流程的关注转向对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的关注,从追求图书馆的工作效率转向追求对图书馆学的理解,从对单一的图书馆个体的研究转向对概括性的图书馆学的研究”^{[17](34—35)}。为此,他认为GLS的图书馆学教育目标是以研究促进学术,为图书馆事业积累学术型人才。

3 图书馆学教育与学术的三重特质

尽管巴特勒认为图书馆学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学术研究,但是他也并未完全否定了图书馆实用技术与基础教育的价值。沃克斯是教育学专业出身,与他对纯粹研究和高水平学术的偏好不同,有着10余年图书馆工作经验的巴特勒更多地将图书馆学教育视为一个多层次的复杂体系。通过对巴特勒的图书馆学教育论述与实践的整理,可以看到他将图书馆学教育体系基于教育本质和学术本质进行了划分。

3.1 教育本质的三重性:基础、通识与专业教育

巴特勒认为教育是人类获得学术的活动,其功能是“为文明生活做好准备,并通过促使每一代人维持和运行其设备、组织和学术来保存文明”。同时,教育在三个层次上行使上述功能:(1)基础教育(Basic Education)强调的是基本的知识能力,它是参与文明生活的先决条件。基础教育的领域和内容包含在阅读、写作和计算这三个众所周知的知识能力中;(2)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关注的是所有充分参与文明生活的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学术,它



不仅包含思想内容,还包含心智训练(Mental Discipline)。其中思想内容包含一般知识(每个经验领域的主要类别)和常识。心智训练则涉及智力和情绪训练,前者促进批判态度和合理化习惯的产生,后者培养相对经验价值观和评价习惯;(3)特殊教育(Special Education)关注各种职业的具体学识,尤其是专业化学术^{[18](20)}。

基于此,巴特勒也对图书馆学教育进行了划分。阅读、写作等基础教育尚且不论,他认为图书馆学院的一个责任是在图书馆事业中提供“通识教育”,以使得学生不仅关注整体的图书馆事业,还能将其看作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体现在语言、文学、历史、人类学等 GLS 课程体系中的“一般文化课程”。而另一责任则是提供图书馆学科的各种高级课程,以便为每个学生提供他所期望的特定职业的“特殊教育”。这便是课程体系中的“专业技术课程”和“专业文化课程”。这种教育层次的划分体现了巴特勒对“通识教育”的重视,他希望图书馆学的学生能够将图书馆放置于整个文明社会角度进行研究,为此需要具有普适性的文学、历史、社会学等课程作为“特殊教育”的辅助。这集中体现于巴特勒的“学术史”(History of Scholarship)课程中,他为学生布置了三项调查任务,包括:(1)传记。对一位知名学者的研究,特别是他的教育以及他后来与专业以外的学科的接触;(2)主题领域。研究特定学科的发展,重点是它对其他领域的发展的反馈;(3)时期。根据同期出版记录和书评,研究特定时代的学术主要趋势^{[18](1)}。可以看出,巴特勒开设这样的课程并不意在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而是培养其一般学术研究的大局观,从而形成“个人的图书馆哲学”。遗憾的是,巴特勒退休后这门课便后继无人,正如当时《图书馆学研究生院通讯》(Graduate Library School News Letter)的编辑所说的那样“巴特勒学术的理论和历史课程完全是他自己的思想,这门课不太可能再次开设了”^{[12](104)}。

3.2 学术本质的三重性:科学、技术与人文教育

“科学、技术与人文”作为巴特勒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同样被运用于他的教育思想之中。巴特勒认为图书馆事业是一门特殊的职业,它涉及了各种层面的知识和能力。在 GLS 之前,以杜威为代表的图书馆学教育家仅将图书馆员想象成专门的技术人员,他们的培养目标是使得毕业生能够迅速地投入

工作。但巴特勒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图书馆学教育如学术研究一样,要提供给学生全面的学术培训。因此,笔者将巴特勒所开设的 23 门课程分为“科学—技术—人文”三类。由于巴特勒所开设的各种课程并非一一泾渭分明地对应于这三类,更多的是将三者融合其中,故而分类按其最为侧重的向度进行分类。

(1)科学性课程。正如巴特勒在《图书馆学导论》中界定科学为“现代思想的一种特性”,他在此类课程中也意在从最根本的学术和学科层面向学生们传递现代思想。在学术史课程中,巴特勒基于学术的历史和理论,探讨了一些图书馆学的元问题:“图书馆在整个文明结构中的地位”“如何将图书馆的各种不同利益集中在一起?”“图书馆事业的标准是什么?”^{[18](2)}。而在“作为研究领域的图书馆学”(Librarian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课程中,巴特勒通过对图书馆的社会功能、材料设备、行政管理、技术培训、机构合作等开放性问题进行讨论,以帮助入门的学生界定后续的研究问题^{[12](101)}。这两门课程都是概论性质的课程,前者以宏观学术的视角审视图书馆的元问题,后者则界定了具体的图书馆研究问题。巴特勒借这两门课为学生构建了学术和图书馆学的理论框架,为他们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技术性课程。尽管巴特勒并非实用技术培训的鼓吹者,但他也并不拒斥图书馆学教育中必要的技术教导。巴特勒有 20 余年的图书馆职业经历,在图书选择和采购、珍本书管理、图书编目等图书馆业务方面有一定的成功经验。他也基于自己丰富的经验开设了相应的目录、参考、馆藏发展和珍本书管理的课程。巴特勒在温基金会的特殊经验促使了“珍本书管理”(Rare Book Room Administration)课程的开设,他特别讲授了“珍本书、手稿和特殊装帧书籍的保存和修复”“查明书籍的来源、出版说明和印刷技术”等在当时并不多见的技术课程。另一门课程“高级参考工作的组织和方法”(Organization and Methods in Advanced Reference Work),巴特勒也并未一板一眼地传授技术,而是首先讨论了优秀参考馆员的资格,并从参考书的选择、参考服务用户、参考工作组成部分、书籍在文化中的作用和学术五部分予以展开^{[12](104-105)}。巴特勒开设的技术课程有两个不同于其他学院技术课程的特征,一是巴特勒



重视非传统技术的指导(如珍本书修复、方言古文书中的笔迹识别等),二是他倾向于将业务技术置于文化和学术中进行讨论。

(3)人文性课程。这是巴特勒开设课程数量最多的部分,主要涵盖了图书史、图书馆史、目录学史和知识传播史等课程类型。他的人文课程基本是基于《图书馆学导论》中“历史学问题”一章中所构筑的图书馆相关历史问题体系展开的。卡诺夫斯基就曾总结巴特勒的历史观“(他)认为印刷、图书馆和思想交流的发展只有在历史背景下才能予以理解。他将当代视为历史影响的结果和未知将来的前奏”^[11]。正如《图书馆学导论》中所说“只有了解图书馆历史起源之后才能真正理解图书馆事业”,巴特勒开设历史课程就是为了将学生带回一切的起点,不仅要知

道“是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以及“怎么”成为当下的形态。巴特勒以其丰富的经验、广博的学识和独到的学术观帮助 GLS 的学生树立正确的学科观念、了解细致的学科发展,从而使其能够基于图书馆学的本质促进学科的学术进步。

4 图书馆学教育对职业需求的回应

西方图书馆学深深地根植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职业往往被视为图书馆学教育的终点。GLS 也同样不能免俗,除了以研究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的学术素养,也较为重视图书馆学研究生能够从事图书馆职业,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谢拉曾评价巴特勒的教育思想:“当 GLS 的其他教师都在指导学生如何成为一个图书馆员时,巴特勒

表 1 巴特勒在 GLS 开设的课程分类

	课程开设学年	课程名称
科学	1931/1932	301 作为研究领域的图书馆事业(Librarian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
	1931/1932	340 学术史(History of Scholarship)
	1932/1933	410M 个人研究:学术史研讨会(Individual Research: Seminar in the History of Scholarship)
	1947/1948	362 学术的理论(The Theory of Scholarship)
技术	1931/1932	331 目录学的原则(Principles of Bibliography)
	1933/1934	338 管理职务的问题(Problems of Curatorship)/珍本书管理(Rare Book Room Administration)
	1934/1935	332 主题目录(Subject Bibliography)
	1934/1935	341 高级参考工作的组织和方法(Organization and Methods in Advanced Reference Work)
	1934/1935	342 参考图书馆的图书选择(Book Selection in the Reference Library)
	1934/1935	390 目录学方法(Bibliographical Methods)
	1946/1947	221-223 图书馆馆藏的发展和利用(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Library Collection)
人文	1928/1929	330 印刷书的起源与发展(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inted Book)
	1928/1929	410B 个人研究:印刷史研究(Individual Research: Studies in Typographical History)
	1929/1930	335 目录学(Bibliography)
	1930/1931	330 目录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ical History)
	1931/1932	410B 个人研究:目录学(Individual Research: Bibliography)
	1933/1934	335 图书馆史(History of Libraries)
	1933/1934	336 印刷发明前的图书史(History of Books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1934/1935	391 印刷发明前后的图书和图书馆史(Books and Libraries before and since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1937/1938	345 世界上伟大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历史性调查(A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Great Libraries and Archives of the World)
	1947/1948	229 知识和思想的大众传播史(History of Public Diffusion of Knowledge and Ideas)
	1947/1948	434 目录学史研讨会(Seminar in Bibliographical History)
1947/1948	495 方言古文书(Vernacular Paleography)	

资料来源:Richardson J V. The gospel of scholarship: Pierce Butler and a critique of American librarianship[M].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92:153-163.



教导学生图书馆事业可能的发展^[19]。”在巴特勒看来, GLS 的图书馆学教育应该从更宏观、更个性化的层面提升学生对图书馆职业的自我认同和个性发展。

4.1 培养图书馆职业的自我认同

巴特勒认为伴随着图书馆系统的形成,其中的图书馆员逐渐产生了“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这一“自我意识”的形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19世纪50年代,图书馆员愈发意识到自己的学术责任,关注知识和文献管理责任,而较少思考办公室管理和监护责任。这一时期,图书馆员将自己定位为“学者”(Bookman);(2)19世纪70年代,图书馆员以自发的一致性开始更为关注他们的操作性任务。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丰富广泛的馆藏书籍,只有在系统的安排、便捷的存储和完整的编目后才能成为图书馆。因此,这一时期图书馆员开始将自己视为“技术人员”和“学者”;(3)19、20世纪之交以来,图书馆员变得更加“具有社会意识”。20年代初,图书馆员已经普遍将新概念扩展到职业活动中。图书馆的重心也从个人转移到社区,个性让位于共性,描述渐变为解释。此时,图书馆员、甚至图书馆事业已经具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图书馆事业的哲学^[20]。

但是巴特勒也不甚乐观,他认为这种“自我认同”尚不够普遍,受到了多重阻碍。为此,巴特勒认为需要培养学生适应时代的正确的自我认同,以更好地投入图书馆事业之中,他提出:第一,指导学生认识图书馆活动的三重特性,从理论而非经验层面使他们真正理解科学、技术和人文是如何融入一个职业的有机统一中的;第二,指导学生正确认识图书馆的职业地位。以往,图书馆员倾向于模仿其他职业的外在形式,以希望能达到相应的内部发展。但图书馆事业有其不同于其他专业的特性,需要根据其社会功能形成正确的专业认识;第三,指导学生不仅关注图书馆事业的形式,更应关注其功能,即促进个人和社区的智慧^[20]。巴特勒认为只有对功能和本质有正确的认识,才能使学生在成为图书馆员后在多样的“自我意识”中始终保持一种方向和观点。

4.2 培养图书馆职业的个性发展

尽管巴特勒始终强调学生应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不能割裂“科学—技术—人文”的有机统一,但是他同时也认为每个“职业候选人”都应该遵循自己的气质和特性,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巴特勒对于杜威的“技术全才”的教育目

标多有微词,他指出“杜威只关注技术,他理想的图书馆学院毕业生是在被图书馆雇佣后,能像任何部门的老手一样快速有效地投入工作”。巴特勒认为图书馆活动是高度多样化的,而不同性格特质和能力的学生擅长不同的图书馆业务,所谓“甲之蜜糖,乙之砒霜”(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15]。

于是,巴特勒将图书馆员的工作进行了简单的划分:(1)专业型(Professional)。专业型馆员必须掌握科学的、普遍的知识,这些知识能帮助其发现社会对图书馆的复杂需求。他们首要关心的是图书馆的社会效用;(2)技术型(Technical)。技术型馆员必须经过职业化的训练,能够操控图书馆内的各种装置以有效地实现图书馆的既定目标。他们首要关注的是图书馆内部机构的效率;(3)事务型(Clerical)。事务型馆员需要掌握某项具体流程的操作技巧,他们只需关注桌上需要完成的各种事项。他非常认可医学专业的科学分级,认为相较于其他专业领域,医生职业中出现从业者与职位不适合的比例非常少^{[17](133-135)}。同时,巴特勒也指出图书馆事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强调图书馆学教育不能仅培训每个学生将从事的专业部分,而更应该指导其对其他专业领域的认识和理解,以便学生们还能够以这些领域的视角看待自己的专业^[15]。可以说,根据 GLS 的教育目标和巴特勒的教育倾向,他们意在培养具有渊博学识的图书馆学者和专业型馆员。

正是因为巴特勒对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职业的关联性有着这样深刻、清晰的认识,他所培养和指导的学生也大都很好地投入了图书馆事业之中。约翰·理查德森(John V. Richardson)曾统计过巴特勒所指导的35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并指出与其他 GLS 的毕业生不同,他们之中大多进入了专业性较高的图书馆或学术研究机构。其中有18位进入了高校图书馆,5位进入公共图书馆,3位进入研究图书馆,5位进入图书馆学院,仅有4人没有从事图书馆相关职业。可以说,巴特勒为当时的美国图书馆事业输送了不少人才^{[12](112)}。

5 巴特勒培养与指导的学生

巴特勒在图书馆学教育领域著述不丰,但他一直热情地投入到 GLS 的课程讲授和学生指导上。在他的一些学生们的回忆中,还原了作为一名教师的巴特勒的形象。巴特勒将每个学生都视为学者,鼓励学生们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同时,巴特勒从不



强制学生进行某方面的研究,他鼓励学生们自由表达,允许他们研究任何可以说服他的主题。此外,他擅长发掘学生的特殊才能,并着重发展这些才能。从1931—1952年巴特勒在GLS任职期间,巴特勒共指导了21位博士研究生和14位硕士研究生,在这35篇学位论文中涉及了印刷、图书史、图书馆史、目录学和图书馆管理等多个研究领域,并且结合了他们自身的研究兴趣和擅长领域,如阿纳·邦当(Arna Bontemps,1902—1973年)对黑人藏书的研究(*Special Collections of Negroana*),约翰·温德尔(John T. Windle)对美国木制雕刻和杂志出版的研究(*Wood Engraving and Magazine Publishing in America: A Study of Concurrent Developments, 1741—1870*),莱斯特·阿什海姆对于书籍和电影两种媒介载体的对比研究(*From Book to Fil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Novels and the Motion Pictures Based upon Them*)等^{[12](164—167)}。此外,还有两位中国留学生,谭卓垣的《清代藏书楼发展史》(*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under Ching Dynasty, 1644—1911*)^[21]与吴光清的《唐代至明末的中国学术、图书出版及图书馆发展史》(*Scholarship, Book Production, and Libraries in China, 618—1644*)^[22]都得到了巴特勒的指导。

在巴特勒培养与指导的学生中,除了耳熟能详的谢拉,还有莱斯特·阿什海姆(Lester Asheim,1914—1997年)、弗朗西斯·亨(Frances H. Henne,1906—1985年)、斯蒂芬·麦卡锡(Stephen A. McCarthy,1908—1990年)和弗朗西斯·斯佩恩(Frances L. Spain,1903—1999年)等知名学者。其中阿什海姆先后担任GLS、北卡罗来纳大学信息和图书馆学学院的教师,对图书馆的审查制度的研究最为引人瞩目^[23];弗朗西斯·亨成为了GLS的第一位女教师^[24];麦卡锡则担任了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在他任职期间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成了美国最大的研究型图书馆^[25];斯佩恩先后担任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儿童服务主管、ALA的主席,为图书馆的儿童服务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些图书馆学学者们或投身图书馆,或留在大学任教,他们延续着巴特勒和GLS的图书馆学思想,将图书馆学理论和方法辐射到了更多的图书馆学院和高校图书馆中,为图书馆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五位巴特勒指导的学生都被ALA评为“20世纪图书馆学界100位重要领军人物”^[26]。正如卡诺

夫斯基的评价:“像所有优秀教师的影响一样,巴特勒超越了时代。通过他的学生,他将永世长存^[11]。”

6 结语

巴特勒在GLS执教25年,并为GLS和美国图书馆学界培养许多优秀的学者和馆员,尽管他并不像沃克斯和威尔逊那样对图书馆学教育有着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但巴特勒多年的教学实践和一脉相承的原理研究,都使得他形成了独特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时至今日,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已发展了百年,我们也正处于变革和转型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种种问题:如何确定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如何维持图书馆学课程体系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平衡?如何看待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职业的关联性?鉴往可以知来,我们或许都可以在巴特勒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与实践中找到他的回答。

(1)巴特勒强调以“研究”为主的专业教育,而非杜威式的职业培训。在这里他承袭了沃克斯在GLS创立之初的学科定位,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GLS内部的共识。巴特勒认为GLS应该培养学术型人才,而非实践型人才,后者便于学生个人投入图书馆工作,而前者才能真正促进图书馆学学科和图书馆学事业的发展。巴特勒和GLS的教育理念有别于美国学界实用至上的主流,这种“以研究促进学术,以学术促进整体事业发展”的GLS主流教育模式,无疑提升了图书馆学教育水平,同时借用社会科学改造图书馆学,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图书馆学与美国社会科学逐渐融合^{[16](237)},学科地位得以提升。

(2)巴特勒重视通识教育和全面教育,鼓励学生形成“个人的图书馆哲学”。他提倡将图书馆置于整个文明社会角度进行研究,为此需要具有普适性的文学、历史、社会学等课程作为专业教育的辅助。此外,巴特勒认为图书馆学中也包含了科学、技术、人文性的知识内容,他也相应开设了不同性质的多门课程。可以看出,巴特勒并不十分在意学生技能水平的提高,而是希望培养他们一般学术研究的大局观和对图书馆学的独特理解,从而形成“个人的图书馆哲学”。

(3)巴特勒强调全局观的同时,也并没有忽视教育与职业的个性化发展。他认为图书馆虽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其服务和活动是高度多样化的,不同性格特质和能力的学生也相应擅长不同的学术



与业务工作。因此在宏观全面的高层次教育之外,巴特勒也倡导“因材施教”,在实际研究和工作中开发学生的个人兴趣和才能。为此,他还提出了不同的图书馆职业类型:专业型馆员、技术型馆员、事务型馆员,这是首次对图书馆职业类型的划分^[27],虽然这个分类还比较简单基础,但从中也反映了巴特勒对图书馆学教育层次和职业层次的认识,也体现了他对图书馆学教育和职业关联性的认识。

在20世纪末,ALA评选了“20世纪图书馆学界100位重要领军人物”,巴特勒位列其中,此外GLS独占16名,包含创立之初引进的3位教师和培养的13位学生,GLS在美国图书馆学界的影响可见一斑^[26]。然而,后来的美国图书馆学学术实践的主流发展证明,巴特勒及其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图书馆学的科学性和“研究”主导的图书馆学教育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并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图书馆学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思想。反而在信息时代的裹挟之下,于1990年2月正式关闭,宣告了美国图书馆学一个时代的终结。托马斯·康纳(Thomas F. Connor)曾评价巴特勒的传记《学术的福音》:“这本传记不仅讲述了巴特勒的人生,还讲述了图书馆学领域的发展历史。在如今图书馆学院或关闭、或合并的当下,图书馆学从业者可以通过阅读这本书,思考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的未来^[28]。”今天的我们重新审视巴特勒和GLS的那段历史,知晓了他们对于学科的尝试和思考,而中国图书馆学将何去何从,还需要当下我们每一个图书馆学人的努力和探索。

参考文献

- 1 Keppel F P.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and the Graduate Library School: a historical outline[J].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31, 1(1): 22-25.
- 2 王子舟,张歌,谢欢.巴特勒《图书馆学导论》中译本导言[J].图书馆论坛,2018,38(6):56-64.
- 3 赵晶.新信息环境下高校图书馆营销服务策略研究——评巴特勒《图书馆学导论》[J].新闻爱好者,2019(4):115.
- 4 徐晓冬.论巴特勒对科学本质以及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理解[J].图书馆杂志,2019,38(7):11-15.
- 5 王雨.知识网络背景下图书馆的理论变革——论巴特勒的《图书

- 6 李红.从巴特勒《图书馆学导论》看我馆发展困境与改进方向——以三亚学院图书馆为例[J].科技视界,2020(6):148-150.
- 7 张歌.巴特勒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J].图书馆杂志,2020,39(5):13-20.
- 8 周亚.图书馆学的理想主义者——乔治·沃克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与实践述略[J].图书馆,2017(5):8-14,53.
- 9 周亚.路易斯·威尔逊图书馆学教育思想与实践述略(1932-1942)[J].图书馆论坛,2017,37(8):71-80.
- 10 周亚.谢拉的文献工作教育思想与实践[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8,44(3):112-126.
- 11 Carnovsky L. Pierce Butler, 1886-1953[J].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53, 23(3): 153-154.
- 12 Richardson J V. The gospel of scholarship: Pierce Butler and a critique of American librarianship[M].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92.
- 15 Butler P. The bibliographical function of the library[J]. Journal of 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 1953, 9(1): 3-11.
- 16 周亚.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研究(1887-1955)[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236-237.
- 17 巴特勒.图书馆学导论[M].谢欢,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
- 18 Butler P. Scholarship and civilizati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Graduate Library School, 1944.
- 19 Shera J H. Butler, Pierce(1886-1953)[M]//Wedgeworth R. ALA world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0: 148-149.
- 20 Butler P. Librarianship as a profession[J].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51, 21(4): 235-247.
- 21 谭卓垣.清代藏书楼发展史[M].徐雁,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 22 钱存训.吴光清博士生平概要[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14(3): 82-84.
- 23 Asheim L. Not censorship but selection[J]. Wilson Library Bulletin, 1953, 28(1): 63-67.
- 24 Kester D D, Jones P A Jr. Frances Henn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library standards[J]. Library Trends, 2004, 52(4): 952-962.
- 25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history: Cornell's university librarians[EB/OL]. [2018-05-01]. <http://rmc.library.cornell.edu/libraryhistory/librarians/mccarthy.html>.
- 26 Kniffel L, Sullivan P, McCormick E. 100 of the most important leaders we had in the 20th century[J]. American Libraries, 1999, 30(11): 38-47.
- 27 刁维汉,关飞霞.美国图书馆的人员类型[J].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1996(1):54-56.
- 28 Connor T F. A forgotten library giant—the gospel of scholarship: Pierce Butler and a critique of American librarianship by John V. Richardson Jr[J]. Library Journal, 1992, 117(11): 107.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20年11月25日
修回日期:2021年1月5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

Pierce Butler's Thoughts and Practice o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Zhang Ge

Abstract: Butler is a famous American librarian and has been engaged in library education for more than 20 years. Based on Butler's articles and teaching practice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his ideas on library education of which with focuses on research as the core of education, emphasis on liberal and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relevance of library education with the library profes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ersonalities.

Keywords: Pierce Butler;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